

纸 贵

指 尖

小时候，村里有书的人家很少，看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。我母亲教书，因不参与春耕秋收，跟放羊、磨面的人一律看齐，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挣的工分都比他们高。

有书的人家，除了风水先生贾占元家，就是我家。传说贾占元有一屋子的书，都是关于阴阳八卦的，但并没有人真正见过。偶尔能遇见他坐在葡萄架下，鼻梁上架着石头镜看纸张发黄的书。有调皮的小孩，会伸头一瞥，据说跟课本上的字是不同的。

学校里的学生，除去语文算术课本，余下便是石板一张。许多人上学，书包都不备，兜里装了石笔，抱着这几样东西就上课去了。

到我上学时，条件稍微好点，有了本子和铅笔。代销社里卖粉连纸，2分钱一大张，回来叠成32开大，割开，拿线缝好，就是一个练大字的本子。正面写了毛笔字，反面还要当演算本，粉连纸薄，小孩用着用着就卷成卷了，也舍不得扔，家里大人把线去掉，裁成一寸多的宽纸条，用来卷烟卷。那时看一个大男人卷烟，也是很有趣的事，一双粗糙黝黑的手灵巧地把一个小纸条卷成细细

的烟卷，伸出舌头，将接头黏住。五道庙闲坐，有人会连续卷好几根烟，就跟做笤帚一样。

那时代销社卖纸烟，村里人也买，买来舍不得抽，专门待客。等抽完了，把烟盒和里面的锡箔仔细揭开，捋得平平展展的，压到炕席底下攒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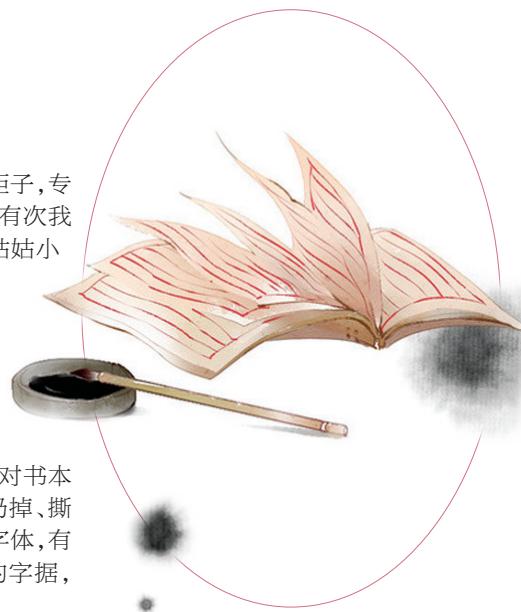
跟我村隔岸相望的村庄叫温池，村下有两股温泉。在我祖母那辈，温池以做纸出名，据说当时有近十家做纸的作坊，周围村里的人也被招去做工，隔河能看见晾纸时壮观的盛况，当然，那也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。冬天，村里人提篮挑担去温池洗衣服，当年的洗麻槽里的水是温热的，每次看到晾晒的衣物，我总幻想眼前是一河洁白如玉的纸张。

用了一年的窗户纸，经过风吹雨淋，补了又补，到过年时，家家都要将窗户纸撕下来，换新的。撕窗户纸是件很费时的事，小孩会被家里大人指派去刮窗棂，拿一块瓦片，一寸一寸地抠。抠下来的纸上，残留有木屑，大人也不让扔掉，跟大一点的纸片一起装到篮子里，放到来年夏天，做纸瓮。

大部分人家中，都有个小柜子，专门放家里小孩历年来的课本。有次我翻祖母的柜子，竟翻到父亲和姑姑小时的课本，拿出来，用刚认下的几个字，大声地念。我祖母跟别人不同，她不舍得将以前的书用水泡了做纸瓮。我后来的课本也放在了这个小柜子里。

村里人，虽大多不识字，但对书本和纸张，有特别的讲究，不能扔掉、撕掉等等，似乎纸上呈现出来的字体，有某种神圣。要消除不再需要的字据，一般都是放到灶火里烧。

来年夏天村里人做纸瓮，翻箱倒柜找废弃的书本和纸张，有名字的，剪下来烧掉，余下的，放进一个盆里，用水泡，泡到稀软，再放进石臼里捣，捣烂后，抹在石凳或者石桌上，暴晒几天，揭下来，就是一个形状不一，大小不等的容器。把炕席底下的烟盒纸拿出来，齐整地贴到纸瓮上。磨面房差不多就是纸瓮展览中心，花花绿绿、高低不一的纸瓮里，装着金黄的玉米粒，是我们小孩最爱看的风景。一般纸瓮、纸笸箩，都是用来放粮食的，比巴掌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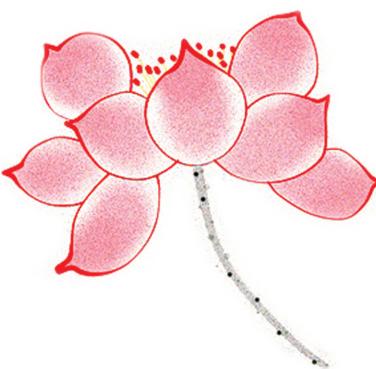


一点的小笸箩，用来放烟叶。人们对待纸，就跟对待入口的食物一样金贵。

许多年后，因工作关系，我整日被纸包围。当稀缺变为充足，人心自会养得麻木无觉。打印机像废纸生发器，所有的纸张，无法也没有欲望二次利用，我会像旁人一样，轻松地选择扔掉、卖掉、碎掉它们。可是，有一天，当我看到一位老人家，将一张带有字的纸，无比庄重地盖到她的饭碗上时，突然对自己于纸的轻率心生愧意。

浪 漫

碧 落



单从汉字字面上看，香榭丽舍，枫丹白露，本身已大浪漫；再有点儿地理常识，托斯卡纳，贡多拉，这些字眼儿也代表浪漫。但哪儿也没有云南浪漫。彩云之南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浪漫得无与伦比。

各个族都浪漫。各有各的浪漫。

物候历法是浪漫的。布谷鸟叫了，花开月到了；瓜卷双卷鸟叫了，烧山火月的栽种期就要结束了；哦嘟嘟鸟叫了，饥饿月要来了。

文字起源是浪漫的。猎人路过开满荷花的池塘，看到小虫在荷叶上弯曲的蠕痕，便用它当作记录自己所获猎物的符号——多蒙嘎端（虫蛀叶文字）——就出现了；大伙儿集体去劳动，善烹饪的小伙儿留在寨里为大家做饭，吹火时落一地柴灰，饭做好，他在等待中用手划灰玩，那些图案就产生了火筒印文……

诗歌是浪漫的。“天地间的事/地转动是第一/地转动到金海旁/太阳出来

啦/地转动到蓝海旁/月亮出来啦/地转动到绿海旁/星星出来啦/万物在动中生/万物在动中演变/不动嘛不生/不生嘛不长……”“……假如哥与妹结缘/需解答三个谜语/黑与黑它是何物/明与明又是何物/明亮之间是何物/……黑与黑就是人心/明与明也是人心/明亮之间是何物/其实是人的智慧……”

情书是浪漫的。叁糯埋是草花情书，叁敦糯埋是花树情书，叁默叁帕是转写情书，叁糯列是鹦鹉情书，叁烘是孔雀情书——男子向心仪之人求婚，用树叶写情书致问，叶上画一对孔雀，颈相缠绕，喙相接。若女子欣许，回信上就画一对同样相偎并共衔一朵鲜花的孔雀。若女子不同意或已另有心上人，回信上的孔雀就头相背……

习俗是浪漫的。

恋爱浪漫。青年男女丢荷包、抛绣球、结草幽会、凿壁谈爱……或去寨子里的公房，在火塘边弹琴对歌，尽情欢

乐，天真自由热烈。

离婚浪漫。离婚须由儿童宣布。原告得出一头猪，傍晚时分在族领主持下，分肉给全寨各家，儿童领到猪肉即高喊：“某与某离婚啦，快吃猪肉呀！”离婚自此即刻生效。

死亡浪漫。一族的首领死去了，要洗影子。用稻草扎一个偶像，给它穿戴起死者的衣帽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扶偶像上马，大家敲锣打鼓送到澜沧江边，让夕阳照出它的影子，用江水去浇洒那影子……

连一块塑料都可以是浪漫的。那种塑料草皮，就那样坦荡地铺在马路中间绿化带上，以假代真，供人毫无罪恶感地踩踏跨越。阻带即此而开一径，塑料草与真青草携手共融，一起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。这是真浪漫。

护好自然，人才自由。

在彩云之南，这种敬爱依存的浪漫，千世万代，深入骨髓。

安泽古地名的雅致

卫刘芳

近年，传统文化寻根热兴起，古地名的频繁更迭让寻根归祖错综复杂起来。荀子故里的争夺战一度如火如荼，最终，众多考古学家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的“荀况，赵人”标注起，在重要典籍中纵横挖掘考证，又经训诂学家对荀子家族生平追溯考证后，山西安泽在史料史据充足的情况下，当之无愧地成为荀子故里。

伊氏、伊是、猗氏、寄氏、陼氏、谷远、谷近、安泽、翼氏、合阳、岳阳、义宁、和川，这十三个古韵悠长的名字，是安泽从商、周、战国一路走来的名字。其中有些像姓氏，是因了氏族部落社会时，以封地赐姓或以姓氏称国君的惯例。

“魏晋，晋省猗氏入襄陵”“隋，岳阳县，大业初移治西赤城改岳阳县属

临汾郡”“宋，翼氏县，和川县，太平兴国五年割属晋州熙宁……”这一笔笔记录，是古籍中安泽的建制沿革历程，从关键字“入、移治、割”可以看出历代政权争夺的激烈程度。

在安泽黄花岭遇到巡山的老乡，一身迷彩服，面色黧黑，他身旁的护林防火督查车上横幅落款是良马镇。安泽黄花岭就位于良马镇界内。“大叔，良马镇的名字咋来的？”迷彩服大叔挠挠头，说古往今来这里交通要道，来往车马要歇脚，车马店多，就起了这个名字。虽无考证，倒也有几分生活常识的理儿。

地名形成分析论说，历史中，每个阶段都有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事物，统治者必然也有对应的执政理念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政治理念会

逐渐融入地名中。那么以良马为地名，大抵曾是个养马场？安泽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见证过血刃和杀戮，留下两座雄关和二十八寨，必然有无数匹战马驰骋，战马需要饲养和供给，良马镇前身可能有此功能。

看地图，良马镇地处上党关西，史称关东、关西为上党谷，辖区有将军沟、司马村。司马在古代也指调遣武装部队的军官，这两个地名说明这两处地方曾经被军队安营扎寨过，必然有戎马倥偬。何况上世纪30年代，因安泽的水草肥美，在此设立过牧羊基地。

谈起安泽古地名的雅致，本地县志有一句介绍，说当安泽有了“伊氏邑”地名时，和川有了“千亩聚”的称谓。不由得又让人好奇“千亩聚”

的来龙去脉。据唐代地理学家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，晋穆侯于公元前802年讨伐千亩之地，史称“千亩之战”。“千亩之战”后周宣王改革赋税制，推出“不籍千亩”制，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税和人头税。

据历史爱好者分析，“帝籍之田”虽然号称是祭祀所用，但实际上也是周王室的收入支柱和重要军事基地。帝籍之田，有个统一名称叫“千亩”。千亩的由来有了，那么“聚”是什么意思呢？《说文》中聚指会，是群众聚居的地方，“邑落曰聚，今曰邨，曰镇，北方曰集皆是”。原来，聚和邑、镇的意思一样，是行政区划的单位，那么，千亩聚就是千亩镇，而良马镇就是“良马聚”——这倒不失为一个别致的名字。